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

詩云： 從來廉吏最難為，不似貪官病可醫。
執法法中生弊竇，矢公公里受奸欺。
怒棋響處民情抑，鐵筆搖時生命危。
莫道獄成無可改，好將山案自推移。

這首詩是勸世上做清官的，也要虛衷捨己，體貼民情，切不可說「我無愧於天，無作於人，就審錯幾樁詞訟，百姓也怨不得我」這句話。那些有守無才的官府，個個拿來塞責，不知誤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所以怪不得近來的風俗，偏是貪官起身有人脫靴，清官去後沒人屍祝，只因貪官的毛病有藥可醫、清官的過失無人敢諫的緣故。說便是這等說，教那做官的也難，百姓在私下做事，他又沒有千里眼、順風耳，哪裡曉得其中的曲直？自古道：「無謊不成狀。」要告張狀詞，少不得無中生有、以虛為實才騙得准。官府若照狀詞審起來，被告沒有一個不輸的了。只得要審口供，那口供比狀詞更不足信。原、被告未審之先，兩邊都接了訟師，請了干證，就像梨園子弟串戲地一般，做官的做官，做吏的做吏，盤了又盤，駁了又駁，直說得一些破綻也沒有，方才來聽審。及至官府問的時節，又像秀才在明倫堂上講書地一般，哪一個不有條有理，就要把官府騙死也不難。

那官府未審之先，也在後堂與幕賓串過一次戲了出來的。

此時只看兩家造化，造化高的合著後堂的生旦，自然贏了；造化低的合著後堂的淨丑，自然輸了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難道造化高的裡面就沒有幾個僥倖的、造化低的裡面就沒有幾個冤屈的不成？所以做官的人，切不可使百姓撞造化。我如今先說一個至公至明、造化撞不去的做個引子。

崇禎年間，浙江有個知縣——忘其姓名——性極聰察，慣會審無頭公事。一日在街上經過，有對門兩下百姓爭嚷。一家是開糖店的，一家是開米店的，只因開米店的取出一個巴斗量米，開糖店的認出是他的巴鬥，開米店的又說他冤民做賊，兩下爭鬧起來。見知縣抬過，截住轎子齊稟。知縣先問賣糖的道：「你怎麼講？」賣糖的道：「這個巴鬥是小的家裡的，不見了一年，他今日取來量米，小的走去認出來，他不肯還小的，所以稟告老爺。」知縣道：「巴鬥人家都有，焉知不是他自置的？」賣糖的道：「巴鬥雖多，各有記認。這是小的用熟的，難道不認得？」說完，知縣又叫賣米的審問。賣米的道：「這巴鬥是小的自己辦的，放在家中用了幾年，今日取出來量米，他無故走來冒認。巴鬥事小，小的怎肯認個賊來？求老爺詳察。」

知縣道：「既是你自己置的，可有什麼憑據？」賣米的道：「上面現有字號。」知縣取上來看，果然有「某店置用」四字。

又問他道：「這字是買來就寫的，還是用過幾時了寫的？」賣米的應道：「買來就寫的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樁事叫我也不明白，只得問巴鬥了，巴鬥，你畢竟是哪家的？」一連問了幾聲，看的人笑道：「這個老爺是癡的，巴鬥哪裡會說話？」知縣道：「你若再不講，我就要打了！」果然丟下兩根籤，叫皂隸重打，皂隸當真行起杖來。一街兩巷的人幾乎笑倒。打完了，知縣對手下人道：「取起來看下面可有什麼東西？」皂隸取過巴鬥，朝下一看，回覆道：「地下有許多芝麻。」知縣笑道：「有了干證了。」叫那賣米的過來：「你賣米的人家，怎麼有芝麻藏在裡面？這分明是糖坊裡的傢伙，你為何徒賴他的？」賣米的還支吾不認，知縣道：「還有個姓水的干證，我一發叫來審一審。這字若是買來就寫的，過了這幾年自然洗刷不去；若是後來添上去的，只怕就見不得水面了。」即取一盆水，一把筲帚，叫皂隸一頓洗刷，果然字都不見了。知縣對賣米的道：「論理該打幾板，只是怕結你兩下的冤仇。以後要財上分明，切不可如此。」又對賣糖的道：「料他不是偷你的，或者對門對戶借去用用，因你忘記取討，他便久假不歸。又怕你認得，所以寫上幾個字。這不過是貪愛小利，與逾牆挖壁的不同，你不可疑他作賊。」說完，兩家齊叫青天，嗑頭禮拜，送知縣起轎去了。

那些看的人沒有一個不張牙吐舌道：「這樣的人才不枉教他做官。」至今傳頌以為奇事。

看官，要曉得這事雖奇，也還是小聰小察，只當與百姓講個笑話一般，無關大體。做官的人既要聰明，又要持重，凡遇鬥毆相爭的小事，還可以隨意判斷。只有人命、姦情二事，一關生死，一關名節，須要靜氣虛心，詳審覆讞。就是審得九分九釐九毫是實，只有一毫可疑，也還要留些餘地，切不可草草下筆，做個鐵案如山，使人無可出入。如今的官府只曉得人命事大，說到審姦情，就像看戲文的一般，巴不得借他來燥脾胃。

不知姦情審屈，常常弄出人命來，一事而成兩害，起初哪裡知道？如今聽在下說一個來，便知其中利害。

正德初年，四川成都府華陽縣有個童生，姓蔣名瑜，原是舊家子弟。父母在日，曾聘過陸氏之女，只因喪親之後，屢遇荒年，家無生計，弄得衣食不週，陸家頗有悔親之意，因受聘在先，不好啟齒，蔣瑜長陸氏三年，一來因手頭乏鈔，二來因妻子還小，故此□八歲上，還不曾娶妻過門。

他隔壁有個開緞鋪的，叫做趙玉吾，為人天性刻薄，慣要在窮人面前賣弄家私，及至問他借貸，又分毫不肯。更有一樁不好，極喜談人閨闈之事。坐下地來，不是說張家扒灰，就是說李家偷漢。所以鄉黨之內，沒有一個不恨他的。年紀四□多歲，止生一子，名喚旭郎。相貌甚不濟，又不肯長，□五六歲，只像□二三歲的一般。性子癡癡呆呆，不知天曉日夜。

有個姓何的木客，家資甚富。妻生一子，妾生一女，女比趙旭郎大兩歲，玉吾因貪他殷實，兩下就做了親家。不多幾時，何氏夫妻雙雙病故。彼時女兒□八歲了，玉吾要娶過門，怎奈兒子尚小，不知人事；欲待不娶，又怕他兄妹年相彷彿，況不是一母生的，同居不便。玉吾是要談論別人的，只愁弄些話靶出來，把與別人談論，就央媒人去說，先接過門，待兒子略大一大，即便完親，何家也就許了。及至接過門來，見媳婦容貌又標緻，性子又聰明，玉吾甚是歡喜。只怕嫌他兒子癡呆，把媳婦頂在頭上過日，任其所欲，求無不與。哪曉得何氏是個貞淑女子，嫁雞逐雞，全沒有憎嫌之意。

玉吾家中有兩個扇墜，一個是漢玉的，一個是迦楠香的，玉吾用了□餘年，不住地弔在扇上，今日用這一個，明日用那一個，其實兩件合來值不上□兩之數，他在人前誇富，說值五□兩銀子。一日要買媳婦的歡心，教妻子拿去任她揀個中意的用。

何氏拿了，看不釋手，要取這個，又丟不得那個；要取那個，又丟不得這個。玉吾之妻道：「既然兩個都愛，你一總拿去罷了。公公要用，他自會買。」何氏果然兩個都收了去，一般輪流弔在扇上。若有不用的時節，就將兩個結在一處，藏在紙匣之中。玉吾的扇墜被媳婦取去，終日捏著一把光光的扇子，鄰捨家問道：「你那五□兩頭如今哪裡去了？」玉吾道：「一向是房下收在那邊，被媳婦看見，討去用了。」眾人都笑了一笑，內中也有疑他扒灰，送與媳婦做表記的。也有知道他兒子不中媳婦之意，借死賣去代活寶的，口中不好說出，只得付之一笑。

玉吾自悔失言，也只得罷了。

卻說蔣瑜因家貧，不能從師，終日在家苦讀。書房隔壁就是何氏的臥房，每夜書聲不到四更不祝一日何氏問婆道：「隔壁讀書的是個秀才，是個童生？」婆答應道：「是個老童生，你問他怎的？」何氏道：「看他讀書這等用心，將來必定有些好處。」她這句話是無心說的，誰想婆竟認為有意。當晚與玉吾商量道：「媳婦的臥房與蔣家書房隔壁，日間的話無論有心無心，到底不是一件好事，不如我和你搬到後面去，教媳婦搬到前面來，使她朝夕不聞書聲，就不動憐才之念了。」玉吾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揀了一日，就把兩個房換轉來。

不想又有湊巧的事，換不上三日，那蔣瑜又移到何氏隔壁，咿咿唔唔讀起書來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蔣瑜是個至誠君子，一向書房做在後面的，此時聞得何氏在他隔壁做房，瓜李之嫌，不得不避，所以移到前面來。趙家搬房之事，又不曾知會他，他哪裡曉

得？本意要避嫌，誰想反惹出嫌來？何氏是個聰明的人，明曉得公婆疑她有邪念，此時聽見書聲愈加沒趣，只說蔣瑜有意隨著她，又愧又恨。玉吾夫妻正在驚疑之際，又見媳婦面帶慚色，一發疑上加疑。玉吾道：「看這樣光景，難道做出來了不成？」其妻道：「雖有形跡，沒有憑據，不好說破她，且再留心察訪。」看官，你道蔣瑜、何氏兩個搬來搬去弄在一處，無心做出有心的事來，可謂極奇極怪了，誰想還有怪事在後，比這樁事更奇十倍，真令人解說不來。一日蔣瑜在架上取書來讀，忽然書面上有一件東西，像個石子一般。取來細看，只見：形如雞蛋而略扁，潤似蜜蠟而不黃。手摸似無痕，眼看始知紋路密；遠觀疑有玷，近覘才識土斑生。做手堪誇，雕斲渾如生就巧；玉情可愛，溫柔卻似美人膚。歷時何止數千年，閱人不知幾百輩。

原來是個舊玉的扇墜。蔣瑜大駭道：「我家向無此物，是從哪裡來的？我聞得本境五聖極靈，難道是他攝來富我的不成？既然神道會攝東西，為什麼不攝些銀子與我？這些玩器寒不可衣，飢不可食，要他怎的？」又想一息道：「玩器也賣得銀子出來，不要管他，將來弔在扇上，有人看見要買，就賣與他。但不知價值幾何，遇著識貨的人，先央他估一估。」就將線穿好了，弔在扇上，走進走出，再不見有人問起。

這一日合該有事，許多鄰舍坐在樹下乘涼，蔣瑜偶然經過。

鄰舍道：「蔣大官讀書忒煞用心，這樣熱天，便在這邊涼涼了去。」蔣瑜只得坐下，口裡與人閒談，手中倒拿著扇子將玉墜掉來掉去，好啟眾人的問端。就有個鄰舍道：「蔣大官，好個玉墜，是哪裡來的？」蔣瑜道：「是個朋友送的，我如今要賣，不知價值幾何？列位替我估一估。」眾人接過去一看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則聲。蔣瑜道：「何如？可有個定價？」眾人道：「玩器我們不識，不好亂估，改日尋個識貨的來替你看。」蔣瑜坐了一會，先回去了。眾人中有幾個道：「這個扇墜明明是趙玉吾的，他說把與媳婦了，為什麼到他手裡來？莫非小蔣與他媳婦有些勾而搭之，送與他做表記的麼？」

有幾個道：「他方才說是人送的，這個窮鬼，哪有人把這樣好東西送他？不消說是趙家媳婦嫌丈夫醜陋，愛他標緻，兩個弄上手，送他的了，還有什麼疑得？」有一個尖酸的道：「可恨那老王八平日輕嘴薄舌，慣要說人家隱情，我們偏要把這樁事塞他的口。」又有幾個老成的道：「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，知道是不是？明日只說蔣家有個玉墜，央我們估價，我們不識貨，教他來估，看他認不認就知道了。若果然是他的，我們就刻薄他幾句燥燥脾胃，也不為過。」算計定了，到第二日等玉吾走出來，眾人招攬他到店中。坐了一會，就把昨日看扇墜估不出價來的話說了一遍，玉吾道：「這等，何不待我去看看？」有幾個後生的竟要同他去，又有幾個老成的朝後生搖搖頭道：「教他拿來就是了，何須去得？」看官，你道他為什麼不教玉吾去？他只怕蔣瑜見了對頭，不肯拿出扇墜來，沒有憑據，不好取笑他。故此只教一兩個去，好騙他的出來。這也是慮得到的去處。誰知蔣瑜心無愧作，見說有人要看，就交與他，自己也跟出來。見玉吾高聲問道：「老伯，這樣東西是你用慣的，自然瞞你不得，你道價值多少？」

玉吾把墜子捏了，仔細一看，登時換了形，臉上脹得通紅，眼裡急得火出。眾人的眼睛相在他臉上，他的眼睛相在蔣瑜臉上，蔣瑜的眼睛沒處相得，只得笑起來道：「老伯。莫非疑我寒儒家裡，不該有這件玩器麼？老實對你說，是人送與我的。」玉吾聽見這兩句話，一發火上添油，只說蔣瑜睡了他的媳婦，還當面譏消他，竟要咆哮起來。

仔細想一想道：「眾人在面前，我若動了聲色，就不好開交，這樣醜事，揚開來不成體面。」只得收了怒色，換做笑容，朝蔣瑜道：「府上是舊家，玩器盡有，何必定要人送？只因舍下也有一個，式樣與此相同，心上躊躇，要買去湊成一對。恐足下要素高價。故此察言觀色，才敢啟口。」蔣瑜道：「若是老伯要，但憑見賜就是，怎敢論價？」眾人看見玉吾的光景，都曉得是了，到背後商量道：「他若拚幾兩銀子，依舊買回去減了跡，我們把什麼塞他的嘴？」就生個計較，走過來道：「你兩個不好論價，待我們替你們作中。趙老爹家那一個，與迦楠墜子共是五兩銀子買的，除去一半，該二兩五兩。如今這個待我們拿了，趙老爹去取出那一個來比一比好歹，若是那個好似這個，就要減幾兩；若是這個好似那個，就要增幾兩；若是兩個一樣，就照當初的價錢，再沒得說。」玉吾道：「那一個是婦人家拿去了，哪裡還討得出來？」眾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公公問媳婦要，怕她不肯？你只進去討。只除非不在家裡就罷了，若是在家裡，自然一討就拿出來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玉墜取來藏在袖中了。玉吾被眾人逼不過，只得假應道：「這等且別，待我去討。肯不肯明日回話。」眾人做眼做勢的作別，蔣瑜把扇墜放在眾人身邊，也回去了。

卻說玉吾怒氣沖沖回到家中，對妻子一五一一說了一遍。

說完，摩胸拍桌，氣個不了。妻子道：「物件相同的盡多，或者另是一個，也不可。待我去討討看。」就往媳婦房中，說：「公公要討玉墜做樣，好去另買，快拿出來。」何氏把紙匣揭開一看，莫說玉墜，連迦楠香的都不見了。只得把各箱各籠倒翻了尋，還不曾尋得完，玉吾之妻就罵起來道：「好淫婦，我一向如何待你？你做出這樣醜事來！扇墜送與野老公去了，還故意東尋西尋，何不尋到隔壁人家去！」何氏道：「婆婆說差了，媳婦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，隔壁的人又不曾到我家來，有什麼醜事做得？」玉吾之妻道：「從來偷情的男子，養漢的婦人，個個是會飛的，不須從門裡出入。這牆頭上，房樑上，哪一處爬不過人來，丟不過東西去？」何氏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分明是我與人有什麼私情，把扇墜送他去了。這等還我一個憑據！」說完，放聲大哭，顛作不了，玉吾之妻道：「好淫婦，你的賊證現被眾人拿在那邊，還要強嘴！」就把蔣瑜拿與眾人看，眾人拿與玉吾看的說話備細說了一遍。說完，把何氏勒了一頓面光。何氏受氣不過，只要尋死。

玉吾恐怕鄰舍知覺，難於收拾，只得倒叫妻子忍耐，吩咐丫鬟勸住何氏。

次日走出門去，眾人道：「扇墜一定討出來了？」玉吾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房下問媳婦要，她說娘家拿去了，一時討不來，待慢慢去。」眾人道：「她又沒有父母，把與哪一個？難道送他令兄不成？」有一個道：「他令兄與我相熟的，待我去討來。」說完，起身要走。玉吾慌忙止住道：「這是我家的東西，為何要列位這等著急？」眾人道：「不是，我們前日看見，明明認得是你家的，為什麼在他手裡？起先還只說你的度量寬弘，或者明曉得什麼緣故把與他的，所以拿來試你。不想你原不曉得，畢竟是個正氣的人。如今府上又討不出那一個，他家又現有這一個，隨你什麼人，也要疑惑起來了。我們是極有涵養的，尚且替你耐不住，要查個明白；你平素是最喜批評別人的，為何輪到自己身上，就這等厚道起來？」玉吾起先的肚腸一味要忍耐，恐怕查到實處，要壞體面。壞了體面，媳婦就不好相容。

所以只求掩過一時，就可以禁止下次，做個啞婦被奸，朦朧一世也罷了。誰想人住馬不住，被眾人說到這個地步，難道還好存厚道不成？只得拚著媳婦做事了。就對眾人歎一口氣道：「若論正理，家醜不可外揚。如今既蒙諸公見愛，我也忍不住了。一向疑心我家淫婦與那個畜生有些勾當，只因沒有憑據，不好下手。如今有了真贓，怎麼還禁得住？只是告起狀來，須要幾個干證，列位可肯替我出力麼？」眾人聽見，齊聲喝采道：「這才是個男子，我們有一個不到官的，必非人類。你快去寫起狀子來，切不可中止。」

玉吾別了眾人，就尋個訟師，寫一張狀道：

告狀人趙玉吾，為奸拐戕命事：獸惡蔣瑜，欺男幼懦，覬媳姿容，買屋結鄰，穴牆窺誘。豈媳憎夫貌劣，苟合從奸，明去暗來，匪朝伊夕。忽於本月某夜，席捲衣玩乾金，隔牆拋運，計圖挾拐。身覺喊鄰圍救，遭傷幾斃。通裡某等參證，竊思受辱被奸，情方切齒，誣財殺命，勢更寒心。叩天正法，扶倫斬奸。上告。

卻說那時節成都有個知府，做官極其清正，有「一錢太守」之名。又兼不任耳目，不受囑托，百姓有狀告在他手裡，他再不批屬縣，一概親提。審明白了，也不申上司，罪輕的打一頓板子，逐出免供；罪重的立刻斃諸杖下。他生平極重的是綱常倫理之事，他性子極惱的是傷風敗俗之人。凡有姦情告在他手裡，原告沒有一個不贏，被告沒有一個不輸到底。趙玉吾將狀子寫完，竟奔府裡去告。知府閱了狀詞，當堂批個「准」字，帶入後衙。次日檢點隔夜的投文。別的都在，只少了一張告姦的狀子。知府道：「必定是衙門人抽去了。」及至升堂，將值日書吏夾了又打，打了又夾，只是不招。只得差人教趙玉吾另補狀來。狀子補到，即使差人去拿。

卻說蔣瑜因扇墜在鄰舍身邊，日日去討，見鄰舍只將別話支吾，又聽見趙家婆媳之間，吵吵鬧鬧，甚是疑心；及至差人奉票來拘，才知扇墜果是趙家之物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或者是他媳婦在櫥上窺我，把扇墜丟下來，做個潘安擲果的意思。我因讀書用心，不曾看見也不可知。我如今理直氣壯，到官府面前照直說去，官府是吃鹽米的，料想不好難為我。」故此也不訴狀，竟去聽審。

不上幾日，差人帶去投到，掛出牌來，第一起就是奸拐戕命事。知府坐堂，先叫玉吾上去問道：「既是蔣瑜奸你媳婦，為什麼兒子不告狀，要你做公的出名？莫非你也與媳婦有私，在房裡撞著姦夫，故此爭鋒告狀麼？」玉吾嗑頭道：「青天在上，小的是敦倫重禮之人，怎敢做禽獸聚？P之事？只因兒子年幼，媳婦雖娶過門，還不曾並親，雖有夫婦之名，尚無唱隨之實，況且年輕口訥，不會講話，所以小的自己出名。」知府道：「這等，他奸你媳婦有何憑據？什麼人指見？從直講來。」玉吾知道官府明白，不敢駕言，只將媳婦臥房與蔣瑜書房隔壁，因蔣瑜挑逗媳婦，媳婦移房避他，他又跟隨引誘，不想終久被他姦淫上手；後來天理不容，露出賊據，被鄰舍拿住的話，從直說去。知府點頭道：「你這些話倒也像是真情。」又叫干證去審。只見眾人的話與玉吾句句相同，沒有一毫滲漏，又有玉墜做了奸賊，還有什麼疑得？就叫蔣瑜上去道：「你為何引誘良家女子，肆意姦淫？又騙了許多財物，要拐她逃走，是何道理？」蔣瑜道：「老爺在上，童生自幼喪父，家貧刻苦，勵志功名，終日刺股懸襟，尚搏不得一領藍衫掛體，哪有功夫去鑽穴逾牆？只因數日之前，不知什麼緣故在書架上檢得玉墜一枚，將來弔在扇上，眾人看見，說是趙家之物，所以不察虛實，就告起狀來。這玉墜是他的不是他的，童生也不知道，只是與他媳婦並沒有一毫姦情。」知府道：「你若與她無奸，這玉墜是飛到你家來的不成？不動刑具，你哪裡肯招！」叫皂隸：「夾起來！」皂隸就把夾棍一丟，將蔣瑜鞋襪解去，一雙雪白的嫩腿，放在兩塊檀木之中，用力一收，蔣瑜喊得一聲，暈死去了。

皂隸把他頭髮解開，過了一會，方才甦醒，知府問道：「你招不招？」蔣瑜搖頭道：「並無姦情，叫小的把什麼招得？」知府又叫皂隸重敲。敲了一百，蔣瑜熬不過疼，只得喊道：「小的願招！」知府就叫鬆了。皂隸把夾棍一鬆，蔣瑜又死去一刻，才醒來道：「他媳婦有心到小的是真，這玉墜是她丟過來引誘小的的，小的以禮法自守，並不曾敢去姦淫她。老爺不信，只審那婦人就是了。」知府道：「叫何氏上來！」看官，但是官府審姦情，先要看婦人的容貌。若還容貌醜陋，他還半信半疑；若是遇著標緻的，就道她有誨淫之具，不審而自明了。彼時何氏跪在儀門外，被官府叫將上去，不上三丈路，走了一二刻時辰，一來腳小，二來膽怯，及至走到堂上，雙膝跪下好像沒有骨頭的一般，竟要隨風吹倒，那一種軟弱之態，先畫出一幅美人圖了。知府又叫抬起頭來，只見她俊臉一抬，嬌羞百出，遠山如畫，秋波欲流，一張似雪的面孔，映出一點似血的朱唇，紅者愈紅，白者愈白。知府看了，先笑一笑，又大怒起來道：「看你這個模樣，就是個淫物了。你今日來聽審，尚且臉上搽了粉，嘴上點了胭脂，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，則平日的邪行可知，姦情一定是真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知府是個老實人，平日也有些懼內，不曾見過美色，只說天下的婦人畢竟要搽了粉才白，點了胭脂才紅，扭扭起來才有風致，不曉得何氏這種姿容態度是天生成的，不但扭捏不來，亦且洗滌不去，他哪裡曉得？說完了又道：「你好好把蔣瑜奸你的話從直說來，省得我動刑具。」何氏哭起來道：「小婦人與他並沒有姦情，教我從哪裡說起？」知府叫撈起來，皂隸就吆喝一聲，將她纖手扯出，可憐四個筍尖樣的指頭，套在筆管裡面抽將攏來，教她如何熬得？少不得嬌啼婉轉，有許多可憐的態度做出來。知府道：「他方才說玉墜是你丟去引誘他的，他倒歸罪於你，你怎麼還替他隱瞞？」何氏對著蔣瑜道：「皇天在上，我曾丟玉墜與你？起先我在後面做房，你在後面讀書引誘我，我搬到前面避你，你又跟到前面來。只為你跟來跟去，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，所以陷我至此。我不埋怨你就夠了，你倒冤屈我起來！」說完，放聲大哭。知府肚裡思量道：「看她兩邊的話漸漸有些合攏來了。這樣一個標緻後生，與這樣一個嬌豔女子，隔著一層單壁，乾柴烈火，豈不做出事來？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如何，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蔣瑜，還要費一番推敲，倘若相貌庸劣，自然情弊顯然了。」就吩咐道：「且把蔣瑜收監，明日帶趙玉吾的兒子來，再審一審，就好定案。」只見蔣瑜送入監中，分狼狽。禁子要錢，腳骨要醫，又要送飯調理，囊中沒有半文，教他把什麼使費？只得央人去問岳丈借貸。陸家一向原有悔親之心，如今又見他弄出事來，一發是眼中之釘、鼻頭之醋了，哪裡還有銀子借他？就回覆道：「要借貸是沒有，他若肯退親，我情願將財禮送還。」蔣瑜此時性命要緊，哪裡顧得體面？只得寫了退婚文書，央人送去，方才換得些銀子救命。

且說知府因接上司，一連忙了數日，不曾審得這起姦情，及至公務已完，才叫原差帶到，各犯都不叫，先叫趙旭郎上來。

旭郎走到丹墀，知府把他仔細一看，是怎生一個模樣？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面似退光黑漆，發如鬢緊金絲。鼻中有涕眼多脂，滿臉密麻兼痣。劣相般般俱備，誰知更有微疵：瞳人內有好花枝，睜著把官斜視。

知府看了這副嘴臉，心上已自了然。再問他幾句話，一字也答應不來，又知道是個憨物，就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叫蔣瑜上來。」蔣瑜走到，膝頭不曾著地，知府道：「你如今招不招？」

蔣瑜仍舊照前說去，只是不改口。知府道：「再來起來！」看官，你道夾棍是件什麼東西，可以受兩次的？熬得頭一次不招，也就是個鐵漢子了；臨到第二番，莫說笞杖徒流的活罪，寧可認了不來換這個苦吃，就是砍頭別足、凌遲碎剮的極刑，也只得權且認了，捱過一時，這叫做「在生一日，勝死千年」。為民上的要曉得，犯人口裡的話無心中試出來的才是真情，夾棍上逼出來的總非實據。從古來這兩塊無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，做官的人少用它一次，積一次陰功，多用它一番，損一番陰德，不是什麼家常日用的傢伙離他不得的。

蔣瑜的腳骨前次夾扁了，此時還不曾復原，怎麼再吃得這個苦起？就喊道：「老爺不消說，小的招就是了！何氏與小的通姦是實，這玉墜是她送的表記。小的家貧留不住，拿出去賣，被人認出來的。所招是實。」知府就丟下簽來，打了二□。叫趙玉吾上去問道：「姦情審得是真了，那何氏你還要她做媳婦麼？」趙玉吾道：「小的是有體面的人，怎好留失節之婦？情願教兒子離婚。」

知府一面教畫供，一面提起筆來判道：審得蔣瑜、趙玉吾比鄰而居，趙玉吾之媳何氏，長夫數年，雖賦桃夭，未經合卺。蔣瑜書室，與何氏臥榻止隔一牆，怨曠相挑，遂成苟合。何氏以玉墜為贈，蔣瑜貧而售之，為眾所獲，交相播傳。趙玉吾恥蒙牆茨之聲，遂有是控。據瑜口供，事事皆實。盜淫處女，擬辟何辭？因屬和姦，姑從輕擬。何氏受玷之身，難與良人相匹，應遣大歸。趙玉吾家范不嚴，薄杖示儆。

眾人畫供之後，各各討保還家。

卻說玉吾雖然贏了官司，心上到底氣憤不過，聽說蔣瑜之妻陸氏已經退婚，另行擇配，心上想道：「他奸我的媳婦，我如今偏要娶他的妻子，一來氣死他，二來好在鄰舍面前說嘴。」

雖然聽見陸家女兒容貌不濟，只因被那標緻媳婦弄怕了，情願娶個丑婦做良家之寶，就連夜央人說親，陸家貪他豪富，欣然許了。玉吾要氣蔣瑜，分外張其聲勢，一邊大吹大擂、娶親進門，一邊做戲排筵，酬謝鄰里，欣欣烘烘，好不鬧熱。蔣瑜自從夾打回來，怨深刻骨。又聽見妻子嫁了仇人，一發咬牙切齒。

隔壁打鼓，他在那邊捶胸；隔壁吹簫，他在那邊歎氣。欲待撞死，又因大冤未雪，死了也不瞑目，只得貪生忍恥，過了一月有餘。

卻說知府審了這樁怪事之後，不想衙裡也弄出一樁怪事來。

只因他上任之初，公子病故，媳婦一向寡居，甚有節操。

知府有時與夫人同寢，有時在書房獨宿。忽然一日，知府出門拜客，夫人到他書房間玩，只見他牀頭邊、帳子外有一件東西，塞在壁縫之中，取下來看，卻是一隻繡鞋。夫人仔細識認，竟像媳婦穿的一般。就藏在袖中，走到媳婦房裡，將牀底下的鞋子數一數，恰好有一隻單頭的，把袖中那一隻取出來一比，果然是一雙。夫人平日原有醋癖，此時哪裡忍得住？少不得「千淫婦、萬娼婦」將媳婦罵起來。媳婦於心無愧，怎肯受這樣鬱氣？就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鬥個不了。正鬥在鬧熱頭上，知府拜客回來，聽見婆媳相爭，走來勸解，夫人把他一頓「老扒灰、老無恥」罵得口也不開。走到書房，問手下人道：「為什麼緣故？」手下人將牀頭邊尋

出東西、拿去合著油瓶蓋的說話細細說上、知府氣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哪裡說起？正要走去與夫人分辯，忽然丫鬟來報導：「大娘子弔死了！」知府急得手腳冰冷，去埋怨夫人，說她屈死人命，夫人不由分說，一把揪住將面上鬚鬚擄去一半。自古道：「鬚妻拗子，無法可治。」知府怕壞官箴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把媳婦殯殮了，一來肚中氣悶不過，無心做官；二來面上少了鬚鬚，出堂不便，只得往上司告假一月，在書房靜養。終日思量道：「我做官的人，替百姓審明了多少無頭公事，偏是我自家的事再審不明。為什麼媳婦房裡的鞋子會到我房裡來？為什麼我房裡的鞋子又會到壁縫裡去？」

翻來覆去，想了一月，忽然大叫起來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就喚丫鬟一面請夫人來，一面叫家人伺候。及至夫人請到，知府問前日的鞋子在哪裡尋出來的？夫人指了壁洞道：「在這個所在。你藏也藏得好，我尋也尋得巧。」知府對家人道：「你替我依這個壁洞拆將進去。」家人拿了一把薄刀，將磚頭撬去一塊，回覆道：「裡面是精空的。」知府道：「正在空處可疑，替我再拆。」家人又拆去幾塊磚，只見有許多老鼠跳將出來。

知府道：「是了，看裡面有什麼東西？」只見家人伸手進去，一連扯出許多物件來，布帛菽粟，無所不有。

裡面還有一張綿紙，展開一看，原來是前日查檢不到、疑衙門人抽去的那張姦情狀子。知府長歎一聲道：「這樣冤屈的事，教人哪裡去伸！」夫人也豁然大悟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前日那只鞋子也是老鼠銜來的，只因前半只尖，後半只禿，它要扯進洞去，扯到半中間，高底礙住扯不進，所以留在洞口了，可惜屈死了媳婦一條性命！」說完，捶胸頓足，悔個不了。

知府睡到半夜，又忽然想起那樁姦情事來，躊躇道：「官府衙裡有老鼠，百姓家裡也有老鼠，焉知前日那個玉墜不與媳婦的鞋子一般，也是老鼠銜去的？」思量到此，等不得天明，就教人發梆，一連發了三梆，天也明了。走出堂去，叫前日的原差將趙玉吾、蔣瑜一千人犯帶來復審。蔣瑜知道，又不知哪頭禍發，冷灰裡爆出炒豆來，只得走來伺候。知府叫蔣瑜、趙玉吾上去，都一樣問道：「你們家裡都養貓麼？」兩個都應道：「不養。」知府又問道：「你們家裡的老鼠多麼？」兩個都應道：「極多。」知府就吩咐一個差人，押了蔣瑜回去，「凡有鼠洞，可拆進去，裡面有什麼東西，都取來見我。」差人即將蔣瑜押去。不多時，取了一箕的零碎物件來。知府教他兩人細認。不是蔣家的，就是趙家的，內中有一個迦楠香的扇墜，咬去一小半，還剩一大半。趙玉吾道：「這個香墜就是與那個玉墜一齊交與媳婦的。」知府道：「是了，想是兩個結在一處，老鼠拖到洞口，咬斷了線掉下來的。」對蔣瑜道：「這都是本府不明，教你屈受了許多刑罰，又累何氏冒了不潔之名，慚愧慚愧。」就差人去喚何氏來，當堂吩咐趙玉吾道：「她並不曾失節，你原領回去做媳婦。」趙玉吾嗑頭道：「小的兒子已另娶了親事，不能兩全，情願聽她別嫁。」知府道：「你娶什麼人家女兒？這等成親得快。」蔣瑜哭訴道：「老爺不問及此，童生也不敢伸冤，如今只得哀告了：他娶的媳婦就是童生的妻子。」知府問什麼緣故，蔣瑜把陸家愛富嫌貧、趙玉吾恃強奪娶的話一一訴上。知府大怒道：「他倒不曾奸你媳婦，你的兒子倒好了他的髮妻，這等可惡！」就丟下簽來，將趙玉吾重打四□，還要問他重罪。玉吾道：「陸氏雖娶過門，還不曾與兒子並親，送出來還他就是。」知府就差人立取陸氏到官，要思量斷還蔣瑜。不想陸氏拘到，知府教她抬頭一看，只見發黃臉黑、腳大身瘦，與趙玉吾的兒子卻好是天生一對，地產一雙。

知府就對蔣瑜指著陸氏道：「你看她這個模樣，豈能是你的好逑？」又指著何氏道：「你看她這種姿容，豈是趙旭郎的伉儷？這等看來，分明是造物憐你們錯配姻緣，特地著老鼠做個氤氳使者，替你們改正過來的。本府就做了媒人，把何氏配你。」

喚庫吏取一百兩銀子，賜與何氏備妝奩，一面取花紅，喚吹手，就教兩人在丹墀下拜堂，迎了回去。後來蔣瑜、何氏夫妻恩愛異常。不多時宗師科考，知府就將蔣瑜薦為案首，以儒士應試，鄉會聯捷。後來由知縣也升到四品黃堂，何氏受了五花封誥，俱享年七□而終。

卻說知府自從審屈了這樁詞訟，反躬罪己，申文上司，自求罰俸。後來審事，再不敢輕用夾棍。起先做官，百姓不怕他不清，只怕他太執；後來一味虛衷，凡事以前車為戒，百姓家家戶祝，以為召父再生，後來直做到侍郎才祝只因他生性極直，不會藏匿隱情，常對人說及此事，人都道：「不信川老鼠這等利害，媳婦的鞋子都會拖到公公房裡來。」後來就傳為口號，至今叫四川人為川老鼠。又說傳道：「四川人娶媳婦，公公先要扒灰，如老鼠打洞一般。」尤為可笑。四川也是道德之鄉，何嘗有此惡俗？我這回小說，一來勸做官的，非人命強盜，不可輕動夾足之刑，常把這樁姦情做個殷鑒；二來教人不可像趙玉吾輕嘴薄舌，談人閨闈之事，後來終有報應；三來又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，一舉而三善備焉，莫道野史無益於世。

「評」

老鼠畢竟是個惡物，既要成就他夫妻，為什麼不待知府未審之先去拖他媳婦的鞋子，直到蔣瑜受盡刑罰才替他白冤？雖有焦頭爛額之功，難免直突留薪之罪。怪不得蔣瑜夫妻恨他，成親之後，夜夜要打他幾次。